

珂雪齋集

〔明〕袁中道 著



珂雪齋集卷之十一

(二) 本卷各篇皆據集選補。

送茂實李子貳開州序 途中作寄。

江陵李子茂實以閩藩有事都門，遷開州貳，過予曰：「予歸矣。三湖湖雪黏天，實宗少文臥遊之所。予家其中，煙波入夢已久，豈能常僕僕執掌下吏？予歸矣。」袁子曰：「茂實，昔閩中稅璫之變，璫患苦閩民，民雀起火之。璫急帥其黨數百人，皆甲彎弓，持刀劍走出。民各鳥獸散，急趨開府牙，撞其門，入室持開府項領，劫至一別署要約。藩使者聞變往，爲民所擁，車枳不得入，乃命茂實入傳言璫。時刀刃如雪耀兩階，以袖披其刃，血涔涔下。至璫前，傳藩使語甚切。璫意稍解。復從刀劍林走出，是日茂實幾殆。予往聞此頗壯茂實有男子氣，猶能爲國家任事。乃今忽作山中之語，殊失望。藩理爲州貳，誠不足酬勞意。當事者或未悉閩中事，朝廷不負人，茂實急去！昔人有薄其州者，一人獨賀曰：『天下海棠無香，惟此處海棠有香，實佳處也。』語雖謔，而有致。吾聞牡丹之盛，舊稱

洛陽，今惟開州與亳州最盛，奇幻百出。茂實以向者幾死之身，今來吏隱其地，春來花事盛開，一笑爲歡，豈不快哉！毋遽話及宗少文臥遊事也。」茂實睨予而笑曰：「諾。」遂行。

偶遊圖小序

天下無無偶者，即遊覽亦然。有尚子平，則臺孝威爲之偶；有王右軍，則許玄度爲之偶。當山水會心之處，有互相忻賞者，其懷更暢勝於喤然而無可舉似者十倍。顧覓侶政自難。忙不與吾之閒相契，則不可侶；閒不與吾之閒相值，則亦不能侶。不得已而攜筇孤往，亦寂寞甚矣。

吾友釋呂有勝韻，躡屐必窮幽遐。偶至新安，攜兩才人徘徊於黃山、白岳之間。夫求之友朋中不可得，而今得之粉黛，即閨閣中便有孝威、玄度其人者。與之爲雲霞之侶，此真有異福，是可歌也，可繪也。人生幾何，若嘗得此，又何羨蔡中郎所畫赤泉侯將相圖耶？

劉玄度雲在堂集序

此吾友宜都劉孝廉玄度詩也。玄度名芳節，別號恆沙，少工舉子業，試輒高等。萬曆

丁酉，舉楚鄉試第二人，屢困公車。癸丑試文已收，以答掄相策內極口張江陵相業，而譏諷今之執政，多危語，遂寘之乙榜中。歸益發憤讀書。乙卯秋，至沙市，感微病而卒，得年僅五十。凡數娶無子，後娶雷太史何思妹，亦竟無子。玄度少即穎異，八行七步，不足喻其敏速。自舉業外，詩賦古文詞，下筆立成。以筆代舌，旁及西方之書，仙玄之祕，天文地理，五行占卜，星相反角，無不曉了。不喜與俗人譚，遇可語者，瓶瀉波流，窮日夜無複語。時與石首曾長況、夷陵雷何思，皆鼎峙稱楚才。兩人起家爲史官，而玄度頻年鍛羽，竟未脫青衫以沒。嗟乎！玄度年五十爾，無論經世學術，抑塞未酬；卽修詞一途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。而遽止此，豈非命哉！

初，玄度與予最相洽，每會輒極言肺腑，凡妻子所不得聞者，予兩人皆可吐露。歲乙卯，邀予同上公車。八月，次沙頭待予同行。已而病，謂逆旅主人曰：「小修何不至？可爲我江干望之。」病亟，猶喃喃，而予不知也。竟不起。予至沙市，逝已二日矣，哭之絕痛。予業已治裝北行，不及送其櫬還。至丙辰，叨一第，乞假歸。十餘日，卽走宜都弔之。敝幄暗室，風燈明滅，冷氣逼人。嗣事頗有紛紜，予言之當事，稍有緒。而其友人徐從善，手其遺草數十卷授予。予泣而諾之以梓。時鄉里小兒，頗有謗訕語。從善以質予。予曰：「凡聖賢居鄉，純全無瑕，則鄉人化而忘言。庸衆居鄉，同其波流，則鄉人安而忘言。惟有一種豪士，

筆鋒既銛，口角復利，不肯瀾俗，俗亦惡之，此其所以不理也。況玄度具非常用世之才，不得發抒於世，而稍用之治生，以賣文修贄之儀，生而息之，即數致千金，可謂異才。特其人也稍巧，而其出也稍賒。伏川之宅常營，好時之田頻鬻。欲身名俱泰，而鄙甕牖，其疵不無。而豈於大節有損益哉！」

予入都謁選時，篋中凡有三集：一爲先兄中郎全集，一爲玄度集，一爲予集。既改校職，念天下剗剗之工，毋如新安，偶有闕即投牒求之。既至官，私自念曰：中郎集雖有殺訛，已行於世。予集雖未行於世，而時尙可待。酌之，玄度爲急。乃朝入校而夕鳩工焉，凡五月而書成。予僭去其繁蕪，存其菁華，共得十四卷。玄度曾取杜陵過松滋詩「雲在意俱遲」句，以名其堂，因以自名其集，遂仍之不復改云。

大都玄度急于一第，以少酬其志，故一生精神，用之時藝；而以其餘力，旁及詩文。是以輸瀉有餘，淘鍊不足；性靈應酬，合併而出。然其雕龍吐鳳之才，吞牛射虎之氣，一段精光，自不可磨滅，豈與效顰學步者等哉！玄度無所不淹貫，而尤長佛理。中年捨一宅爲蘭若，行雖不合于俗，而所交皆海內名士，不可指數。至身沒之日，斗樞張公、上愚朱公、健吾余公、森墨凌公、岷岑楊公、叔睿傅公，皆爲下羊舌之淚，而料理其祠事。如徐從善者，楚之隱君子也，與玄度爲素交數十年。玄度逝，祠之于家，朔望必祭。至收輯遺文，雖隻字不

遺，有嗣續者，能如是乎？玄度得士如此，真可以瞑目矣。

宋元詩序

詩莫盛于唐，一出唐人之手，則覽之有色，扣之有聲，而嗅之若有香。相去千餘年之久，常如發硎之刃，新披之蓐。後來宋元諸君子，其才情之所獨至，爲詞爲曲，使唐人降格爲之，未必能過。而至于詩，則不能無讓。如常建破山寺「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」之句，歐公自謂終身擬之不能肖。子瞻乃謂公厭梁肉而嗜螺蛤，非也。文章關乎氣運，如此等語，非謂才不如，學不如，直爲氣運所限，不能強同。故夫漢魏之不三百篇也，唐之不漢魏也，與宋元之不唐也，豈人力也哉！然執此遂謂宋元無詩焉，則過矣。古人論詩之妙，如水中鹽味，色裏膠青，言有盡而意無窮者，卽唐已代不數人，人不數首。彼其抒情繪景，以遠爲近，以離爲合，妙在含裏，不在披露。其格高，其氣渾，其法嚴。其取材甚儉，其爲途甚狹。無論其勢不容不變，爲中爲晚，卽李杜諸公，已不能不旁暢以極其意之所欲言矣，而又何怪乎宋元諸君子歟？

宋元承三唐之後，殫工極巧，天地之英華，幾洩盡無餘。爲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，寧各出手眼，各爲機局，以達其意所欲言，終不肯雷同勦襲，拾他人殘唾，死前人語下。於是乎

情窮而遂無所不寫，景窮而遂無所不收。無所不寫，而至寫不必寫之情；無所不收，而至收不必收之景。甚且爲迂爲拙，爲俚爲獷，若倒困傾囊而出之，無暇揀擇焉者。總之，取裁矜臆，受法性靈，意動而鳴，意止而寂。卽不得與唐爭盛，而其精采不可磨滅之處，自當與唐并存於天地之間。此宋元詩所以刻也。

吾觀宋元諸君子，其卓然者，才既高，趣又深，於書無所不讀。故命意鑄詞，其發脈也甚遠，卽古今異調，而不失爲可傳。後來學者，才短腸俗，束書不觀，拾取唐人風雲月露皮膚之語，卽目無宋元諸人，是可笑也。蓋近代修詞之家，有創謂不宜讀宋元人書者。夫讀書者，博采之而精收之，五六百年間，才人慧士，各有獨至。取其菁華，皆可發人神智；而概從一筆抹殺，不亦寬甚矣哉！自有此說，遂爲固陋慵懶者託逃之藪。書旣不必讀，斯亦不必存，然則宋元諸集，可遂聽其散佚漸滅，而不復問也耶？

當宋初有九僧之詩，其佳語實之唐集中不可辨，自中宋時，已不復存。陸放翁稱潘邠老之詩，以爲妙不可及，而潘集今亦無從得睹。黃山谷集，極口江陵高荷工於學杜，而志已逸其名。予往往見宋元書畫題咏之語，極有佳詩，而或有人無集，或有集無其詩。以此知宋元之詩，其不存者極多。今尋什一于千百之中，自當共寶之，密購之，明揭之，使斯文不終淪喪，而乃作不必讀不必存之語何哉？宋元書畫，猶有博古好事之家存之，于今不朽；

而詩獨少表章之者，眞成闕典。新安潘氏，苦心購求宋元諸集梓之，欲使兩朝文字，與三唐共垂不朽，是數百年來一大快事也，於予心極有合焉。故不辭而僭爲之引。

應天武舉鄉試錄序

萬曆戊午冬十月，復有武校之役。江左六郡材官良家子，集于龍山之下。屬直指田公，持斧新至。公念疆場多事，急需異才，以襄時艱。與備兵使者張公相約，殫精搜羅，功令加旌，躬按其騎射。已策其方略，令理官某等程之。某等祇奉公命，字櫛句比，得其中竅者上之于公。公偕張公竭目力而甲乙之，共得若而人。是役也，防之至嚴，遴之至精。而其竣也，禮之又加重，燕宴優渥，幾與文試等。一時觀聽者，無不踴躍。某濫竽與校，宜有言盟士。

竊惟五方風氣異宜，士亦各有長技，可以致用。江左山川秀冶，所苞孕者，概多智慧靈穎之士。以當戎行，則深謀祕計，能以寡擊衆，弱爲強。故江左未必能與天下角力，而天下亦不得與江左角智。昔烏林、淝水之戰，皆以江左硯北書生，譚笑指麾，大摧強敵。今醜虜橫行，連破堡邑，以國家全盛之力，環視而莫能禦。豈疆場之臣，尙無深謀祕計，可以制勝歟？此正江左人士用其長技時也。比者觀諸士騎射，與五方或無以異。及閱所陳方略，策

成敗勝負之數，有若列眉，肌擘理分，覺其識力圓而心機細，意必有如瑜如安者出，可以伐敵謀而報國恩乎！此某所以踴躍三百，而不寐也。今諸士且進而上之司馬，浸浸嚮用矣。一當闔寄，取諸懷而抒之，何難制勝。而某猶惴惴焉，操不必然之慮者，人之智慧，若利刀然。瑩之鍊之，以俟剗割，故無堅不靡。不自寶惜，用以切泥，泥無所成，刀日益損。然則士虞冥悍無智，既智矣，又虞其開圓融之械，役聰明于紛用，而令智刃日以鈍也。情慾薰其心，利害怵其慮，窺瞰縈其志，名根掣其肘。舉思通鬼神奪造化者，止以規便身世，爲逢時應緣之用。龍泉、太阿，化爲鉛刀，而久之割且莫效矣。此某所以爲江左人士慮者也。曹劌有言：「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。」夫豈謂肉食者例無謀哉？天下惟堅忍澹泊之士，靈機以震撼而出，故其謀慮深長。紛紛繁華濃郁，最能弱英雄之骨，而塞慧人才士之竅。世以拂意開之，以如意塞之者多矣。劌之所鄙，正爲此輩耳。乃說者曰：下若無欲，上亦安能使之？故子產難無欲，而思因人之欲以成功。夫因人之欲以成功，此用人之機祕，而非士所以自待也。上可使貪，而士何可以貪受使？上可使詐，而士何可以詐受使？士不能爲德驥神駿，使上之人潔其羈絡，隆其芻粒，居之華閑，飲之清泉，以伸其一日千里之用，而乃令其繫之餌之，獲雉飼雀，獲兔飼鼠，姑以收其捍驚之長。上之待士者不太恕，而下之自待者不太卑乎？士何不從至澹至慤中，裕爲經綸，而乃舍康莊，走間道，苟且以收錐刀之效爲也？

張子房、諸葛武侯，由涵養抒爲智略，其脈絡隱隱可尋。後之爲將者，不能自制其智欲，而藉口于元功之郭汾陽。彼居不賞之地，不得已而穢其跡耳，豈誠聲色貨利中人哉？士當始進之日，某不敢以詭遇獲禽之說相質，惟是養其智刃以遠謀，而澹然無欲，以濟時艱，以成光大之業，則此舉信能爲國家得人。主司之割榮已多，毋不自愛其長技，而翻爲強有力者所姗笑也，則幸矣。

應天武舉鄉試錄後序

蓋天下輕武久矣，校于鄉國，率視爲故事。今年孟冬，復當比江左武士，屬御史臺田公初至。公精明練達，事無小大必虔至，武試尤爲兢兢。與兵憲張公，心同壹志，躬策其勇力，已試其智略，而命理官某等，入而程之，戒以無濫無苛。某等刑官也，唐虞之時，兵刑合爲一，故蠻夷猾夏，咨之士師。今者屬夷不靖，廟堂將用征伐之刑，誠得人以剪除之，卽所以明刑，某等之職也，敢不竭其心力，祇承公命。比得其售者上之，公披閱窮日夜，雁齒次第其尤者若而人。事竣，集而享之，藹然待之以禮。公若曰：「天之生才實難。今雕章繪句，侈風雲月露之形者，猶以爲才而憐之；況士氣能吞胡，智能控虜者，可輕視歟？且承平日久，武衰已極，人耳不聞鼙鼓之聲，目不見旌旗之形，一有事，兒啼而走耳。方且唾笑武夫，

等之沙礫，卽武士亦惴惴然若寒雞之在棲。吾故鄭重其事，令人知工武者，其道亦自光榮，以稍發其振作之機，而鼓其怠，以備緩急。蒲葵可以增價，轉移亦自不難。」此公之意也。

夫公以璽書代天子巡陪京，亦至崇重矣。草莽之士，一旦進之字下，叮嚀慰藉，不啻若父兄師保。接之加禮，享之加饗，其一段愛才得士之至誠，中心溢于面貌，卽旁觀者無不踴躍鼓舞，而況士親受之者乎？公殷殷若此，豈欲爲門牆盛桃李哉，不過欲得干城之真才，以襄時難耳。良驥剪拂，仰天長鳴；匹夫媵母，致命一餐，況于壯士！則士亦安得晏然已也？夫天下無事，蘭綺虛設，叱撥不御。爲武臣者，方適志于狗馬聲色之娛，揀腴而食，借光而衣，爲園梓澤，買田好時，獵取大帥，慶流苗裔，何其樂也！天下多事，強寇闖入。爲武臣者，或攻或守，擐甲枕戈，梳風沐雨，勁敵在前，爰書在後，榮則九天，辱則九地，又何瘁也！樂之時，才與不才爲一；瘁之時，才與不才爲二。才與不才爲一，此庸人所以高枕，壯夫所以扼腕也；才與不才爲二，此庸夫所以喪膽，壯夫所以揚眉也。何者？天下庸庸之福，志士所不享，意亦欲有所建豎于世，使功勒景鍾，名著春秋耳，豈其戀棧豆而貪芻草以老？假使抱不世之略，而約結不伸，長處塵足之間，止備澆渤之用，日月幾何，頭顱忽已不待，此古人所爲聞雞聲而起舞，見髀肉而淚下也。故才與不才爲二之時，乃可以見其才，人之所深喜也。蓋天下不朽之業有三，德不擇隱顯而立，言不擇常變而立。惟曰功曰武功，則非乘

時不可。故曰時者，事之興也。

安危治亂，有若循環。咸康之際，猶必四征不庭，況在後世！夫敵國外患，天之所以鍛鍊人主也。然有一變之來，則必借智勇之士襄之，於是乎武臣積輕之勢，有時變而爲重。天下之事勢，不得不重武臣，而武臣又不得不自重。彼其不可重者，終必處其輕；而其可重者，後乃不失其重。故處重武之時，武臣自操其可重之權，以受天下重，爲長城，爲鼎呂，天下始欲輕之而不可。然則武臣未受重之榮，先已處重之任，天下且責以重之實。一或不可重，身家不問，當如國何？夫豈惟不重而已，時可乘也，亦大可畏也。火之所不能焚者，天智之玉；石之所不能靡者，湛盧之劍。驗雞必羊溝，驗馬必蟻封，士其勉之！

邇者，建業東南之間，白氣亘天，若虹匝月。占者曰：「此蚩尤旗也，王者有大征伐則見。」考之漢武建元初年，蚩尤旗見，後遂大征強虜，以報平城謾書之讎。衛霍諸將雀起，破天山，赭蒲類，殺虜首級百萬。雖漢士馬亦多物故，而漠北無王庭。傳至昭宣之間，邊徼晏然，竟爲屬國。然則蚩尤旗出，雖中國兵戈之象，實胡運衰微之兆也。意者天啓我皇上，張皇六師，以誅此妖孽之虜歟？夫漢武之失，在改文景之恭儉，而不在雄才大略。跡其天怒所震，不難傾天下之財以養兵，不難羅天下之士以任將，而又不惜通侯富貴之賞，以鼓舞天下，故可以成功。今虜衰之象復見矣，皇上之機亦將動矣，必且發帑金養士，起廢棄謀國，

懸高爵厚秩，待諸功臣。士于此但患不能爲衛霍等，何慮功名？且天象示于江左，意此中必有智勇兼長，能受皇上驅使者也。士其勉之！乘時有爲，白爲司重，以建勳業而報國恩，卽所以報田公也。愚言止此矣。

贈同寅汪練泉司校武陵序

萬曆戊午春，予以司郡校至新安，一時僚友多賢者，予竊喜共事有人，而尤與汪君練泉善。汪君皖人，以高才博學名其鄉，久之詘於場屋，乃以明經分校新安。其人清修雅飭，珪璋其行，不可澄擾，同黃叔度；與人交，若飲醇酒，同周公瑾；而娓娓玉屑，又同坐上之車武子。予一見訂爲素交。甫二月，而有武陵司校之遷，一交臂而失之，予竊憾焉。然予實於練泉私有忤也。

夫士君子筮仕，原不擇地。顧薄宦者，其地稍善，乃可安其身家，以辦職業。趨苦舍樂，情也乎哉？新安山水最勝，黃山三十六峯，仰插雲霄，傳爲軒轅羽化之地；而武陵亦爲軒轅鑄鼎處，故至今稱爲鼎州。總之爲仙靈窟宅，則練泉於煙雲之區，亦大有緣矣。然新安豪盛甲于天下，凡吏此者，皆有集苑之名，而其實不然。在司校者尤甚，其寥落蕭弊之象，有蠻煙瘴雨之鄉所必無者。炊桂饌玉以爲居諸，上漏下濕以爲館舍。士子甫入簪序，大

半不至校，爲師者毫無徐遵明影質之意。第職在造士，欲稍稍有所訓誨，卽索一識面不得。其門隸皆爲鬼爲蜮，把持學政，視堂屬如小兒，於諸弟子私啖之而公蔽之，格不相見，以行其奸。凡校師筭輿在道，雖負薪者亦與之抗，稍不讓，惡言隨至。所謂富人子，輦金居間，重幣徵文，皆入四方貴人寄公之囊；而分訓之庭，卽歲時未有以一簋一螺相問遺者。予初至，同寅數人，間有饑寒之色，甚至涕泗欲解組去。新安以苑名，而司校者乃如此。若武陵，予所舊遊，其情境卽不善，亦何至如新安者，此予所以於練泉私有忤也。

微獨此也，今天下人文日盛，而學校之法則日衰。祖宗造士之典已廢，司校者皆如南箕北斗，虛而無用。韻士處此，于逐隊拜跪之外，惟有看山聽泉，稍可以自娛。昔朱紫陽先生，每遇佳山水，卽迂道數十里必至。常攜銀蠻容斗許，登覽則沾醉以助遊興。遭其所居位，皆諫諍牧守之地，故汲汲風議經畫不少暇，使其居非仕非隱。若予輩，則青鞋布襪，無日離煙雲矣。

夫新安與鼎州，皆有佳山可遊。第新安之山，以陸不以水，裹糧甚難，躡屐甚艱，住足無郵。無論六六之峯，不可遍至，卽往天都、硃砂一寓目焉，亦自不易。故宦此者，多望岫息心。若武陵、桃源之山，皆在水上，影落清溪，如排當彝鼎，呈奇獻巧。遊者但買一鷗鷺舟，後載薪米，前載書畫，遡武水之源，飲崔婆之井，望綠蘿，過白馬，訪桃花之津，玩瞿童之

鼎，躡水心而攀怡望，皆可於舟中坐收之矣。卽未必如黃山之奇崛，而以便于游與不便于游者較之，則寧舍彼取此。此予所以尤爲練泉忭也。

今練泉行矣，有此勝地，復便於游，其趣寧減紫陽。況士之居世，如帷燈匣劍，其光芒自不可遏。以練泉之品與其才，當事者必自知之。一旦實諸民社倥傯之地，欲求一日登臨之樂，豈可得哉！予武陵友人楊修齡先生，及其令子文弱先生，皆韻士也，方家食，往晤時幸以此語質之。

郡伯劉公守新安三載報最序

經世之道，方圓已耳。方以持世也，圓以調世也。方之內自具圓，而圓實不離方。如人之形體，有常伸者以爲幹，而曲折宛轉，惟其所使。古之大臣，其行己治人，雖方圓互用，而居平左繩右墨，未常肯少毀其方而趨圓。惟世道安危治亂之機，有其藏不得不密，而其用不得不宛者，始未免匿其方而用圓，以圖其成。夫至于匿方而用圓，則亦非君子之得已也。蓋天下之紀綱法度，以方守之則可振，而以圓通之則易壞。末世之人心風俗，以方隄之猶可挽，而以圓導之則益潰。孔子不觚之歎，正爲當時之執政日舍方而趨於圓也。良以其所爲圖者，不以融客氣，而以消正氣；不以通物情，而以徇私情。故居身爲隨爲同，在

若無骨；而倖而用世，且不啻若蠖隨食化，鳬逐波遷，其害可勝道哉！

汝南劉公，中州之正人君子也。其心平，其氣和，其度謙沖。其質所儲，而學所充，何嘗不方爲體，圓爲用。而予密窺其治新安也，則若斷斷乎持之以方，何者？自昔公旦謹茲，君陳和中，與時變化，豈容株守。如今日之新安，則宜以方治者也。斷安民封利而尙氣；利所在不難取利，氣所在又不難舍利。凡其使鬼役神，陰陽幻變，可以撓吾樞者百出。而吾復開一線圓融之路，吾意在必行，而彼且巧中巧託，以撓吾行；吾意在必止，而彼且巧中巧託，以撓吾止。于是乎有善不得賞，而爲善者怠；有惡不得罰，而爲惡者橫。私意日熾，公道日廢，其何治之與有？公妙得治道之肯綮，與風俗積癘之處，而一切救之以方。公以方見于治者，如日月映射，巨細必入。而其大者，卽如餽遺之禮，宜俗情所不廢也，公至而幣物絕陳；燕享之禮，宜俗情所不廢也，公至而觴豆罷御。讞決有居間之書，考校有汲引之牘，宜俗情所不廢也，公至而門庭草生，私函如掃。諸如此類，斤斤乎眞如處女之守閨儀，而戒納之寶德瓶者，何也？意誠無樂曜就乎圓，以毀吾方也。夫安知享我者，不乘吾圓，以啗我方，持之而貞操，不柔于染指矣。夫安知治我者，不乘吾圓，以取我方，持之而直節，不靡于進熟矣。夫讞之衡本平，校之鑑本明，而毋如乘吾圓者之能歛我眩我。方持之，而曲直之衡不移，良楮之鏡不翳矣。以至意所欲興，圓者或受掣焉，而方則必興；意所欲革，圓

者或受災焉，而方則必革。譬如三峽之水，奔雷捲雪以至，而以危峯峭壁捍之，自受束而無旁溢。故自公蒞政以後，人始知天下有必不可廢之公道，有必不可遂之私情。宇宙間自有不愛一錢之清吏，不畏強禦之男子。以至于今，月要歲計，事成一段光明正大之業。利必舉，害必除，豪強盡鋤，冤抑盡雪，寒素盡收，權不旁貸，澤不下壅，清靜寧謐，一郡大治。此孰非公不毀方爲圓之所貽也，其造福豈有涯哉！

且新安非紫陽先生生身地耶？公少讀紫陽之書，今復治紫陽父母之邦，故直以紫陽之學治之。夫紫陽固一生用方者也，當始進時，即極言虛名之士不可用。知台州，即劾奏時相王涯所親信之人。入見，即抒上所厭聞誠正之說。知漳州，即決言經界可正，而不爲豪右寓公所挽。當孝宗朝，陛對者三，上封事者一，而皆痛詆大臣近習不少貸。以至慶元之際，扶掖忠直，而履侂冑之虎尾不顧，又何其方也。夫士君子植身砥世，爲士守道，爲官守官。治天下，則實心任天下之事；治一郡，則實心愛一郡之民。健骨剛腸，山峙鼎立。其視目前之功名富貴，無異飛蓬隕籜之隨颺風也；其視流俗之榮辱是非，無異蚊虻之聲忽而過其耳也。何至恠春蟻，憐腐鼠，而苟且以狗人爲哉！不陵不援，正己無求；詭遇獲禽，王良所恥。千古聖賢之脈絡皆然，何但紫陽。若公者，洵能以紫陽之學，治紫陽父母之邦，而真無愧於讀紫陽之書矣。